

# 生活知識

刊  
號九十第



我 們 是 為 了 生 活 ! 我 們 是 為 了 生 活 !

英電事件給我們的教訓  
提防陰謀  
歡迎被捕代表出獄  
為我們去受難的人  
第一天進廠(梅華)拋棄不是辦法(鳴)  
談談工會生活  
綢廠的織工和準備工  
二區水電業產業工會成立了  
乘熱打鐵(重慶通訊)  
特務現形記  
求業記  
在寒風淒雨裏

職工運動大事記  
趕快組織通訊小組(通訊站)  
生活俱樂部  
滬西工人的聯誼晚會  
佈景的色彩

本社資料室  
編者  
張三  
宋紀林  
部秋柳  
柳青  
葉純靜  
守鳴  
守恆  
施耀宗  
車丁  
齊達  
英人

大江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 反民主是要失敗的

國民黨二中全会剛結束，接着在重慶召開了國民參政會。這一次因為中共方面看到參政會又將像國民黨二中全会一樣被某一派人所把持，所以沒有派他們的參政員出席。民主同盟的代表雖然去了幾個，可是羅大公報記者說，他們「靜坐在後排，很少活動」，大概也只是聽聽而已。

二中全会被某一派人所把持，對於全國人民說起來，是一樁很不幸的事。照中共領袖周恩來十八日在延安對記者的談話中可以看出：

第一，關於保障人權的問題，蔣主席在政協會宣佈的四項諾言，現在除掉放了一兩個人，其他的政治犯還關着，人民的集會、言論還是沒有自由，二中全会對於這些事一點也沒有提起。

民黨究竟是不結束訓政，是否在過渡期間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二中全会沒有表明態度。不但避開結束訓政不談，反而要把各黨派推選的國府委員拿到國民黨中央常務會去選任；還要恢復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指導國民政府，這還不是一黨專政嗎？

第三，憲法是關係中國今後是否民主的大問題，政治協商會通過了比較民主化的修改原則，國民黨現在又修改了政協會決定的原則，使政府仍舊保持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治，這樣，國民大會等於做一黨專政的保鏢。

其他像整軍和停止衝突等問題，都表現自己沒有誠意。

除此以外，隨着蘇軍的撤退，東北的內戰範圍已日漸擴大，國軍還在源源不斷地開赴東北。國民黨內的法西斯份子偷偷地鑽到東北去，和日本法西斯殘餘勾結起來，製造了一連串的暴動和暗殺事件，東北人民領袖共產黨員李兆麟（前抗日聯軍第三路總指揮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于樹中（四平街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就在魔手下被犧牲了。

這樣，政治協商會議等子白開，馬歇爾將軍飛來飛去的也等于白起勁，人民對於和平團結也白希望

。馬歇爾將軍早在軍事協定簽字時說的：「這協定代表中國的希望，我祇有信賴它不被少數頑固份子而破壞。」不想馬上堂堂皇皇的出來破壞了。頑固份子破壞和平團結是多麼的起勁啊！

然而頑固派的反民主企圖是要失敗的，半個月來，全國人民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掙扎，一致抨擊，除了中共之外，民主同盟廿二日發表宣言，聲明政治協商會議各項決議如果不實行，民主同盟將拒絕參加聯合政府和國民大會。東北的戰事，像四平街之役等也使反動派失望得很。所以一直沒有被接受的馬歇爾元帥的建議——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調停內戰，最近已將成爲事實，據說已派定四個小組到瀋陽、長春、營口，撫順去。這些說明了中國的大局一定要走和平民主團結的路。

正如解放日報在評二中全会的社論裏說：「他們的這個冒險計劃是必然要失敗的，國際和平民主力量太強大了，國內的和平民主力量是太強大了。中國的法西斯份子如果堅持挑戰，就只會碰破自己的頭，中國人民抱有堅定不拔的決心，要粉碎一切法西斯份子的一切反動陰謀！」

## 所謂「伊朗問題」

報紙這幾天老嚷着伊朗問題。實在，在這世界上比伊朗大的問題，不知有多少擺着，像法西斯小流氓弗明哥反動家所統治的西班牙，却活得快樂又逍遙，他們却一點也不提。法西斯是多麼爲新的反動派所歡喜啊！

伊朗是一個二千萬戶地主所包辦的國家，內閣和國民大會都是他們包辦的。國度裏一場糊塗，貪官污吏，投機囤積遍地都是。第一次大戰之後，富戶地主們就害怕革命的蘇聯，就別轉面孔來和德國和英國親熱，結果是英國做了他們的保鏢，德國在伊朗的勢力也一天天地擴大。一九四一年英美蘇三國軍隊爲了擊敗希特勒，開進伊朗。自然，伊朗的工農在進步的民主怒潮下起來了，他們反伊朗地主的反動統治。

不用說，英國是第一個着了慌，打倒伊朗地主的腐化統治，讓伊朗成爲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就顯犯了大英帝國的利益。於是，英國就拚命的反對蘇聯，他們認爲人民的進步是蘇聯帶來的，假如伊朗有一天脫離了「一團糟」，不是老爺們混水裏摸不着魚嗎？不用說，社會主義的國家，對

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民主自由而論，是給予十分同情與援助的。法西希特勒黨派消滅了，可是法西希特勒兒子和世界反動統治者還是存在着，任何反動統治的存亡，法西希特勒黨派同樣的繁殖起來的。

可是英國却真歡喜法西希特勒呀！在伊爾，拚命的支持他們，他惡天下不亂，大叫大鬧。本來上次聯合國大會決定伊爾問題由蘇伊二國直接談判的，現在要拚命的煽動伊爾的地主老爺，把這事拿到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裏去討論，他以爲在安全理事會裏可以把蘇聯噤了，而且在他們看來，蘇聯是怕聯合國大會的，恰恰相反，史大林在廿二日對美國記者說：「我對於聯合國希望很大，因爲這是保持和平安全的工具。這機構的力量，是建築在各國平等的原則上，而不是在某些少數國家控制另外的國家。」目前世界上對戰爭的恐懼，是因爲某些政治團體，在做煽動戰爭的宣傳，煽動衝突和不信任的種子的行動所引起的。」

### 處決法西斯西班牙

另外一個事實的存在，法西希特勒弗朗哥西班牙，他們又是多麼的歡喜，不必介紹，大家早就知道

早在九年以前被法西希特勒和另外一些套着民主面具的國際反動家的聯合起來所殺，弗朗哥在他們的支持下做了殺殺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接着，在法西希特勒的侵略戰爭中，弗朗哥對希特勒黨派里尼是不少的巴結，派着許多藍色師團參加反蘇戰爭，西班牙人民反弗朗哥鬥爭根本是這次反法西希特勒大戰的一部份。而現在，弗朗哥拿官當年和反動派勾結殺殺人民政府時的老親眷關係，不但在反法西希特勒勝利後的半年中太平無事的做着統治者，並且還繼續得與他們的撐腰。

在表面上，英美法三個國家一致宣言，要叫弗朗哥滾蛋，嘴裏是說了，但卻沒有看見行動。法國是很起勁的，他幾次通知英國、美國，一致對弗朗哥採取積極行動，對這種法西斯子孫有什麼客氣。美國還沒有回答，英國呢？可真的對法西希特勒客氣起來了，最近英國還文到法國，其中說：「英國認爲現在西班牙政府，並非真正威脅到全世界安全，（照他的意思，威脅全世界安全的，不是法西希特勒是蘇聯！）法國建議將西班牙問題提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裏去討論，他認爲不必！法政府決定不顧他們的拒絕，現在準備再請他們考慮西班牙問題。」

像這件處置法西希特勒的大事，英國倒不樂意幹了，這真是一件怪事。可是，真理總是真理，進步人民的呼聲是起來了，如挪威職工聯合

會，要求世界職工聯合會考慮對法西希特勒採取經濟封鎖。並且說，唯有世界全體工人採取有組織的行動，才能打倒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權。弗朗哥雖然還有一些反動家歡喜他，但全世界人民處決他的日子馬上就會來的，法西希特勒是不允許遺留在今天的世界上的。

### 小新聞

- ★蘇軍已在東北作大規模的撤退。
- ★國軍由錦州及瀋陽扇形展開，向蘇軍所撤退的地區推進，與共軍發生衝突。東北局勢，突趨嚴重。美式配備的五十二軍以兩師兵力沿渾河兩岸前進，二十一日佔領新撫鎮，據說受損很大，北岸已被擊退。南路方面新六軍於二十一日包圍遼陽，遭中共軍抵抗損失也很大。
- ★周恩來在二十一日由重慶飛返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
- ★軍事三人小組代理馬歇爾特使的美代表季倫中將因看到東北嚴重局勢，特派高海上校於二十三日由重慶乘飛機返延安，與周恩來協商，打回國共對東北問題的僵局。
- ★周氏於廿五日飛回重慶。周恩來氏對東北曾有兩項具體建議：第一，由執行小組至東北立即執行停戰，調查當地情形，然後歸報軍事小組；第二，由軍事小組審核東北軍政問題，俟決定後再派執行小組至東北執行停戰。據周氏說，國民黨雖贊成派遣軍事小組至東北，但對以上兩項提議

- ★民主同盟領袖羅隆基二十四日說：「關於派遣調查小組前往東北執行停戰命令一事，甚表贊同，我以為一切政治問題應由談判途徑解決，正如中共所提議的辦法。」
- ★國軍在山西，與日軍長期利用日軍，竟將各地日軍編爲八個特務團，分佈太原、大同、臨汾一帶，由日本戰犯任團長，違反停戰命令，蓄意破壞和平，各界均要求北平調處執行部嚴厲制裁。
- ★蘇軍已從伊爾境內數個地區撤退完畢，如果沒有意外發生，駐在伊爾的蘇軍可在五六個星期內全部撤退。
- ★英國職工協會著名領袖霍爾說，英國工人看到英國和蘇聯的關係攪得不好，不能安心工作，這樣很能影響增加生產的運動。他並且警告說，要使英國工人爲反蘇戰爭製造軍火是不可能的。
- ★美國六十三個大學的學生向美國政府提出和平計劃：一、原子能由非軍人管制，并通過聯合國機構，由國際共管。二、放棄徵兵計劃，撤退駐在中國、印度及義大利的駐軍。三、尊重蘇聯請求，延長討論伊爾問題的時間，讓蘇聯自己先談判。四、斷絕對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一切關係。並承認其爲政府。

# 提高應有的警惕

亞人

自從去年八月十日敵人投降以來，到現在六個多月的時期之內，上海工人運動走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各業工人先後爆發了大小近千次左右反對敵偽殘餘勢力及為改善生活的鬥爭；在勝利中根據比較廣泛的民主基礎上先後成立了工會，由市政交通機械紡織苦力以至各種手工業部門的工人，都開始自動地統一組織起來；產生了自己的領袖，這是上海十餘年來很少見的。它象徵着中國民主建設的一支偉大力量。工人階級的任務：就是在鞏固這一勝利，發揚這一勝利，使得在民主建設中，發揮它的力量與作用。

上海工人所獲的成績每一個要求中國變為獨立、民主、富強的人士，每一個熱心中國工業化的企業家，莫不歡欣鼓舞，擁護這一勝利；但是不幸，有少數反動派，他們看法恰恰和這相反，他們懷疑和妒嫉這一勝利，在這勝利的前面惶恐不安，因而千方百計，來破壞這一勝利。比如：

一、利用物價高漲，和工人鬥爭情緒裝出一「代表工人利益」的樣子，在工人中提出一些好聽的過高要求，發動怠工罷工鬥爭，欺騙羣衆，威脅資方，向資方敲竹槓，討價還價，乘機派遣爪牙，混入生產，廣佈特務組織，而對真正爲工人謀福利，能顧全大局的工人領袖，則加以打擊，甚至污蔑他們爲資方走狗，降低這些人在工人中的威信。這種過高要求得不到廣大工人的堅持和社會的同情，加之他們的告密出賣，使鬥爭失敗，他們反而却嫁禍於人，說「這是某某派發動的陰謀」。

二、利用一切辦法製造工人糾紛，進行分裂政策。如：挑撥失業工人反對在業工人，新工人反對老工人，這一幫反對那一派或利用權力限制工會的正式成立。或另起爐灶取得立案批准。當實在無隙可乘，便演「案夫團」的醜劇，或強派特工混入工廠，扮爲工人，霸佔工會，製造糾紛，進行打架，這事何等不幸？

三、找尋藉口，污蔑與打擊工人領袖，如英電工人代表被人誣告爲漢奸而遭逮捕，×××等廠工人代表數次被人誣告以撈油解費，私分工會款

濟物品，工人代表被誣告勒索罪而受威脅，使一般工人及社會莫明其象，變莫能助，或者對個別工人領袖企圖收買利誘，甚至無恥地以美人計「吃豆腐」等下流方法來挑撥離間工人領袖與羣衆隔離，這樣使威信降低，行動受到限制，工會工作發生阻礙。

這些卑鄙的陰謀手段，給予工人不少的危害，使工人利益不能保障，也不能在生產上安心工作，勞資的關係發生隔閡，雙方蒙受嚴重的損失。

這些行爲，已引起工人，某些企業家和社會公正人士的憤怒。但還須萬分警惕，共同制止這些頑固反動派的陰謀活動。因此，我們要：

第一、各工會須根據事實，有系統地來揭發反動份子這些陰謀活動，隨時互相交換消息，公佈真相，提高工人及社會人士的警惕性。

第二、工人當要求改善待遇的時候，要實事求是充分考慮，所提的條件要切合真正全體職工的迫切要求，而且這些要求，應該是使資方能夠辦得到的。同時要教育工人，工人生活的改善，在目前社會政治條件之下，是有一定限度的。工人要努力於民主運動中本身地位的提高，生活才更有保障。否則單純限於經濟利益的追求，對於我們工人說來是非常不夠的。

第三、要充實工會的內容，加強與羣衆的聯繫，努力於工人間的團結排解工人間的一切糾紛，提出「動口不動手」「工人不打工人」的口號，在必要的時候，工會要組織糾察隊，制止那些反動派流氓的騷擾。

第四、資方須認清大勢，顧全大局，根據物價的提高，自動改善工人的生活，如與工人已成立了協定，就應當忠實履行，不該拖延或取巧變更，不被反動派乘機利用，真正實行勞資協調。

最後：時代是前進了，上海工人階級十餘年來受盡了一切苦難，在苦難中得到了鍛鍊，覺悟了，進步了，不怕任何花樣，雖然反動派會玩花巧

套，做一個有良心中國人民吧！

## 英電事件

## 給我們的

## 教訓

英傑

本月六日英商電車工會仇曼江等三代表在工會會所突遭逮捕，引起全體工人極大憤慨，一致要求釋放，僵持了十天，終於在工人的團結力量下，將自己的代表營救了出來。

如眾所知，三代表的逮捕，其原因決不是所說的有附逆及舞弊的嫌疑，而是別有用意的。這裏面包含了相當嚴重的問題，顯示着在民主的洪流中，還有險惡的逆流，正在到處反撲撞擊着。

雖然，英電工會曾於去年十月間舉行過一次選舉，但這次選舉，基本上還是有人把持的。祇有車務部方面，能保持着相當的民主色彩。所以選舉過後，就形成了民主與反民主及貪污集團的鬥爭，後者利用了當時十分有利的環境，很快地在實際上壟斷了工會，脫離了羣衆，而以依靠外力，上層職員和工人中的點綴關係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壓住了工人的喉嚨。

自從局勢好轉，民主勢力在英電工人中再度活躍起來，工人們公開指責了工會的領導者，他們要求合理改善待遇和工會民主化，成了普遍一致的呼聲，在工人們自選的代表的領導下，更顯得力量的龐大，進而獲得了工會的領導，開始實行民主起來。這樣，促使所有反民主份子（包括工會內外的反民主勢力和代表資方的高級職員的聯合）大大震動起來，這些人既不願作公開的競爭，就使出卑鄙的手段來。三代表就因此被逮捕了，據主使者的企圖：先將三代表逮捕，成立「新工會」，把老工會接收過去，同時還準備了擴大逮捕及鎮壓羣衆的次期步驟。

可是這樣的計劃一開始就失敗了，全體工人並未被這種可卑的行動嚇住而束手，他們立刻用行動來回擊，即使用武力彈壓（逮捕集會工人和強迫開車）也沒有奏效，分化工作顯然也沒有收到多大效果，相反，在失業職工方面却挨了打。而最重要的所謂「人證物證」部份，根本就沒有，受到利用的十個證人始終沒有一個出席法庭，相反，在被捕代表方面，却有數千人站出來，願以身家擔保代表無罪，堅決要求釋放。

事實已是無容分辯了，一切真相將被無情地暴露出來，主使者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三代表的釋放自屬理所當然，而現在正是評告的人應該反坐的時候了。

這次英電工人終於靠了團結的力量，打擊了反民主的罪惡企圖，救出了自己的代表。反民主份子原想用一切方法來分化工人的團結，他們企圖分化靜安寺與匯山車站，企圖分化車務部與機務部，企圖分化在業職工與失業職工，甚至企圖挑撥工人與資方（如說工人反英美等）的感情，但都沒有成功。

的確，英電工人所處的環境是相當惡劣的，正因為他們純正的行動和繼續維持交通，沒有給任何人以製造新的藉口的機會，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意外事件，可是英電工人未能及時暴露真相，除了五大公用事業的工人以外，未能爭取社會上正義人士的援助，矯正歪曲的報導，因此而增加了鬥爭的艱苦性。如果英電工人沒有逐漸加強的團結和堅定的意志，沉着地來應付環境，那末情形就會完全兩樣。

現在，英電工潮已由三代表的釋放，形式上告一段落，英電工人在這次事變中將獲得寶貴的教訓，提高了自己的警覺性。同時，認識了工人利益的完全一致，必須防止分化，消除一切幫派、地域和職務上的隔閡，而達到空前未有的團結。

這次英商電車公司由於反民主的逆流所引起的工作，總算在工人團結力量下解決了。反民主的陰謀也暴露給每一個愛好正義和團結的工人。從此該公司職工將越來越好。這地為大眾利益而奮鬥。但這不幸事件，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有喪心病狂的人在幕後導演着。當反蘇反共反民主的示威遊行在上海及各地進行時，上海的市政工、海、紡織工業、機械工業等各業各業的工人，都一致的拒絕參加，不受利用不被欺騙，這是工人階級政治上覺悟和進步，但是這也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亂的別有居心者也。大有人在，如六大公用事業工會聯誼會在有一次會議上竟有一個這樣的人提出：來一次六大公用事業的反蘇聯合大罷工。這一陰謀遭到愛好正義民主的人士所拒絕，不久在各大公用事業中竟發現着一種奇怪的謠言，說這個會經提議聯合罷工，是反民主的遊行的。這是共產黨久一變反蘇態度而變為六大公用事業職工謀福利了。由他提議因物價驟漲配合各業改善生活的罷工，六大公用事業業要同時向資方提出一律先借十五萬元，在工資未增加前一律增加工資。當然各公司職工要求增加工資是需要的，聽得進的；但對每個提議人從極右到極左的轉變，不無顧忌，因此就拒絕了他的提議。這是各大公司職工有警惕性的進步表現。可是英商電車公司職工代表在所謂「地下工作」者的附和之下，不無衝動，於是有人加以無名官詞，這是一假借的欺騙。

這次英商電車公司的工潮，起因於工人代表仇長江、張學奎、彭昭澄等三人突然被警備司令部逮捕而激成公憤，實行罷工、怠工、和開車請客六小時等表示抗議，全體職工簽名書，要求保釋，同時司機員等集合了千餘人，在提籃橋監獄等候釋放等門爭下，終於獲得勝利；在熱烈的情緒和鞭炮聲中，和釋放出來的代表見面了。大家興奮得忘記了飢餓和風吹雨打。由於內心的感情衝動竟流下熱淚，好像慈母見了出產兒女，久別重逢時的悲喜交集一樣。每個工友感到抗戰勝利以後，什麼民主自由，什麼甜言蜜語，似乎不是對我們勞苦大眾有緣的，連司法也在內。在開庭時我們志壯氣揚，原來代表沒有審問，不知那個通訊社和某些大報像煞有介事的「審問」問「寫得那樣逼真，把國家司法拿在手裏變把戲呢！我們代表被捕的原因，是被套上兩頂大帽子：一頂是所謂「附逆」，一頂是叫「敲詐」，外界也許不明白。

### 歡迎被捕代表出獄

「附逆」我們是不承認的，因為在敵寇統治時期，每個中國人均須向敵偽機關登記，領「市民證」「良民證」，否則會遭到拘捕或生命危險。我們的政府既然把我們手帶這兒不管了，我們小百姓又沒有辦法到大後方去做義民。試問像這樣在殘酷壓迫下而工人自己組織起來的工會，能不能拒絕到敵偽方去登記呢？而在這種利刀壓迫下到敵偽去登記過的工會就可算為附逆行為嗎？決不能。這與個別民族敗壞漢奸耀武揚威打入工會，企圖破壞工人團結，出賣民族階級利益是水火不相混的。當時的敵人害怕工會，因而登記外還加上連環保；并且組織產業共榮會企圖來代替工會。敵偽這種陰謀，「地下工作者」難道不知道嗎？否則就應睜大眼睛來看一看吧：數千羣衆自動地簽名簽章甚至捺指印，要求保釋，而成千餘人都跑到牢獄裏去迎接仇長江等的行動，像這樣為大眾所信仰的工人領袖，為什麼要給他一頂「附逆」的帽子？請問居心何在？

### 車了

再說「敲詐」，那更是笑話。如像工會代表仇長江回公司復員僅僅只有十天時間，他敲詐的詐呢？就是在過去幾年中也從沒有敲詐行爲，這有全體司機買票一致擁護他營救他的行動上完全可以證明。但是，對敲詐罪這件事情，在英商電車公司裏確實有，而且很嚴重。對但不是他們三人。我們所知道是這樣一個大業者想到公司裏尋生意，就得「走路頭」，去找牌頭硬的介紹人，自然要經過過灣曲曲的關係，才能介紹進去。進去了就得孝敬一筆款子。在八一三前後，大約是五六十元到一二百元，那時米價十元一担，合現在的物價數目不是很驚人嗎？抗戰勝利後，大批被敵人開除或停薪留職的人，都先後要求復員。公司方面一下子又無法容納，因此「走路頭」孝敬的慣例也自然跟着活動起來。一個失業長久的人爲了很快獲得職業，他自己也「情願」拿出三萬五萬來，此種受孝敬的人，不是高級職員買辦走狗之流是做不到的。所以開闢就在此地，工會的健全，工人代表忠實服務，也就成爲某些人的仇視破壞的對象了，因此就拿出張冠李戴，移花接木這一套把戲來了，這只有羔羊之徒才能做得出來。

此外，聽說代表釋放以前，尚有某種約束的口頭協定：要被控告原告不能有反告的行爲；因爲許多工人曾主張聘請名律師對原告的法律應加以嚴懲，可是工會裏許多代表似乎都有一些說不出的隱痛，大家紛紛議論着。其他還有工會要改選啊！要推選某某爲工會會長啊！是謠言呢？是事實呢？留待以後事實來說明罷！

希望商會委員長四項諾言從速實現吧！這是全體工人最迫切的要求！也是職工們團結奮鬥的目標。

# 為我們而去受難的人

施耀宗

有二種人，我們都值得去敬重的：一種是在一個痛苦的不合理的生活，奮力掙扎，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到得幸福。這種努力成功的人當然是值得我們敬佩。另外一種是爲了大眾在一個痛苦的，不合理的生活，而自己毅然決然地爲了大眾去受難，一點不爲自己打算，專爲大眾爭取幸福，一個人去頂住黑暗的開石，讓大眾去擁抱陽光。這樣爲了別人而生活的人當然更值得我們敬佩。而且，我們更愛這一種人。

在我們的同伴中間，我想起了楊善小姐。楊小姐是上面說的二種人中間的後面一種人，是一個爲我們而去受難的人。

說起來已是去年的事了。在八月裏日本鬼子投降以後，上海所有的敵僑工廠統統停歇起來，我們許多工人不得不在勝利的笑容上爲着失業而流淚了，就此跌落到饑餓之中。

但是，我們工人即使在饑餓中間，也不會忘記向日本赤老算一算八年來剝削我們的血汗賬。楊小姐是我們中間的一個，而第一個反抗和鬥爭的聲音從她而起。

這一個勇敢的聲音，感動了我們許多同伴，喚起了我們工人猛烈的力量，震醒了我們工人堅決的意志。於是我們看到了廠裏的日本赤老第一次屈服，我們每個工人得到了粗布半疋，碎米八公斤，蠶豆七公斤。但是，這一些些東西是不夠的，八年的血汗我們該得仔細地算一下。工人們表示普遍的不滿了，而第一個迎接了這種不滿的呼號而向日本赤老搏擊的，又是楊善小姐。

她領導了全體工人向廠裏的日本赤老交涉，她一隻手裏高擎正義，另一隻手裏緊握拳頭，這樣一個英姿站在日本敵人的面前，使得敵人無可躲避，發急生惡念，一個日本赤老就喊廠門口站崗的日本憲兵來幫忙，這個可惡的日本憲兵竟然拿起刺刀朝楊小姐直刺過來，當時我站在旁，也顧不得危險，搶前把槍刺攔住，和日本憲兵扭打起來。在這樣無畏的掙扎之下，我們工人終於又勝利了，每個工人又得到了半疋粗布。

「我們要求廠方發給三個月遣散費。」一個響亮而堅決的聲音又起來了，楊小姐又一次的振奮了我們工人的情緒。

## 第一天進廠

梅華

正睡得甜蜜，忽聽見一個聲音在喊：「喂！亭子間小姑娘快點起來，要脫班了！」我連忙從被窩中跳出來，開亮電燈，看了看手表，已經過五點鐘了，我急得滿頭大汗，甚麼冷，甚麼風都管不了。穿好衣服趕快洗臉，平時洗臉水總是化錢去泡開水的，今晨只好用自來水。十分鐘之內，一切都弄舒齊了，匆匆鎖上門，離開了那溫暖的臥室。

嗶啞，樓梯上黑得真怕人，有什麼辦法呢？硬着頭皮一步步地摸索着下樓。這時候，別人家都正在做着香夢哩！不要鬧醒他人才是。這樣，我在漆黑一團中摸出了客堂。

蔚藍的星空籠罩着鋪滿了白霜的大地。寒氣逼人，呼呼的冷風迎臉吹來，使人感到要打寒戰，甚至發抖。馬路靜悄悄地躺着，行人零落，偶然遇到幾個也都是上工去的，她們和我一樣急急匆匆走着，爲的怕遲到了，要被關在廠門外面。攔點心癢的，正忙着在寒風中生爐子。另外還有幾個查夜的巡捕，把頭縮在大衣領內，雙肩擡起，兩手塞在袖管中，站立着。

連奔帶跑到廠，已經五點三刻了，把門票交給門警，跟着人們往

食堂裏去，啊！已有許多人在吃了；毛織廠毛竹從抽米粥和一眼眼的生鹹菜，很快的吃好早粥，就進工場。已有許多陌生工友在等着上司指派工作，因爲這廠過去是長日工，而現在分了日夜班，今天上日工的都是新工人，我當然也不例外。領班來了，拿麻溫派車，工作便開始了，但窗外的天却仍是霧洞洞的。

機器隆隆響，領班各處兜，工人隨着機輪的轉動而忙着做工，做，做，直到中午的時候，「喂……」叫子一響，吃飯了，於是關上馬達，一羣羣的工人又擁到食堂裏去了。飯堂裏五十多只長桌子，每桌約可坐廿個人，桌上放着和早晨相仿的毛織碗，毛竹筷等，盪盪小湯盅裏的是一碗青菜，大家狼吞虎嚥地吃着，因爲喫飯時間只有半小時呀。忽然，我看見許多人哄在一起擠成一團，原來是一桶醬油沖開水的所謂湯來了。因爲喫的是稀米飯，大家口乾得很，所以把這一桶湯當作好味道的鮮湯了，你奪我搶一會兒就喫光了。飯後又照常拚命地工作，問下來連得掃車掃地，自己梳頭，直忙到六點鐘拿到工摺之後，才算結束了一天的工作。跑出工場，又是夜色沈沈了。

陽光不是爲我們照耀的。

爲了用合法的手續請求主管機關幫助我們，她聯絡各廠工人代表首先向當時的中央憲兵隊請求援助。隊長姜公美不但對我們工人表示同情，並且強調奪理的幫着日本赤佬講話，爲了二萬多工人的囑託，爲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痛苦的生活，楊小姐用了沉着而堅決的態度表示了我們工人的立場。於是姜公美惱了，隨手把一頂C.P.（共產黨）的帽子套在她的頭上，把楊小姐禁閉起來，在酷刑之下，她挨了五天。其實可笑得很，現在共產黨已得到政府的承認，允許公開合法存在，在重慶，政府的大亨們包括蔣主席在內，不是經常和共產黨的領袖周恩來王若飛先生們往來嗎？如果共產黨是忠於國家和忠於人民的，又何必害怕他呢？

楊小姐爲了我們工人而去受難的。

但是，真金不怕火，她終於又在我們隊伍的前面了。仍舊同着各廠工人代表領導了五百多工人到市黨部請願。但是，市黨部也不開個青紅皂白，看了好幾百個工人集合請願，以爲妨礙地方秩序，違反法令，就把十四個代表扣留起來。而且又是一頂紅帽子，說共產黨冒充工人代表蓄意搗亂，又給禁閉、拷打、迫脅、半裸檢查，整整的關了一個禮拜。

是的，石子是火種，打得愈重，火花愈亮。受難的一個禮拜過去了，楊小姐又站在歡迎金剛德將軍的我們工人隊伍的前面了。現在，我們有一部分同伴已經復工了。她爲了工人全體的利益，又在非常辛勤的籌備組織工會。

她，好像完全忘記了自己，而生來就爲了別人。我們工人將永遠記住這種爲增進別人的幸福，而讓自己受難的人。

蘇聯發明了

長生不老藥

蘇聯科學家發明了一種新的藥品，可令人不易衰老，繼代之後，人類壽命將可延長至一百歲至一百五十歲。該項新藥名「愛克斯」。莫斯科著名的演員和藝術家年在六十歲以上者多人，都經常服用此種血藥，據稱他們的工作效能均見顯著進步。發明的「愛克斯」是烏克爾著名科學家六四歲老人「亞歷山杜魯維基·波高姆烈支」。

拋棄不是辦法

徐家匯路的偉豐織綢廠，內部裝有織機五十多架，在抗戰時期裏，由於工人們的努力生產和營業的相當發達，因此財產也發展得非常可觀。在滬西有分廠二片。去年春間，因上海環境惡劣，才完全宣告停業，工人們也都失了業。

抗戰是勝利了！失業一年的老工人們，都天天張望着廠裏早點開工，希望的確快成爲事實了，復工的消息傳遍了每個失業工人的耳朵裏，這是多麼高興的一件事啊！終於在三月十六日真的開工了，不料事體竟出乎意外，廠門口已換了一塊「華強織造廠」的招牌來了，老闆竟想用這套改頭換面的把戲，來拒絕老工人復工。而廠裏面呢，早已另僱了一批剛從鄉下喊出來的同鄉人，劈拍劈拍的做起工來。於是失業流離一年的許多老工人們都被摒棄於門外了，當然老工人們是不甘心的；都向廠方要求復工，但那位老廠長却很乾脆的回答：「你們難道沒有看見外面的招牌嗎？本廠老闆已經掉過，現在是新開的華強織造廠，根本沒有什麼老工人復工的權利。」有幾個女工反問他：「爲什麼你們廠長，主任，職員仍舊

一個不換呢？」他們回答說：「這不管你們的事。」工人們聽了氣得也透不過來；其中有一個姓沈的男工和他的老婆在這引廠裏做過好多年，素性很忠厚，去年廠裏停歇後，以是失業過生活，因爲他對於水菓完全外行，常常有腐爛等的損失，所以賺不來什麼錢，生活很難維持，現在他想可以有工做了，可是幾次向廠方要求復工，都被拒絕了，但他的心還沒有死，又於本月三日兩夫妻向工場主任要求復工，可是這位主任先生真是所謂「飽人不知餓人飢」，非常討厭他們，自說自話的說了一篇，致引起了沈妻怒火直冒，就爲着要工做而不顧一切，隨手拿葉一把，送到主任的嘴裏，還說着：「請你嚐嚐新的滋味。」以致這個主任的臉上和西服領帶裏都被葉花濺得一塌糊塗，這時看者雲集，都在交頭接耳的議論着說主任太不顧同鄉交情。

這位主任先生因下不來台，當將沈妻扭到警察局裏去打差官司，結果沈妻將拘留三天。

這種拋棄是消極的反抗，沒有得到復工的要求，反而還被拘留了三天。這一教訓說明拋棄不是好的辦法。工人們要求復工是光明正大的，我們應該用工人團結的方法來共同要求；譬如我們先把失業工人召集起來，登記起來，或則就可成立一個「X」織造廠的失業工人互助會，再推代表去和廠方交涉。如不成，還可請社會局來解決，這樣不是比拋棄好的多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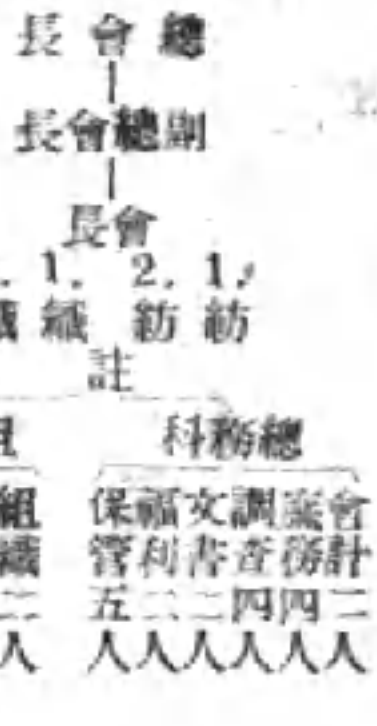
# 談談工會生活

嵐

戰後各業工會相繼成立，像棉紡業，機器業等各業向有者外，別開生面的，如上海市星相業同業工會的成立。

上海工會很多，我在這裏舉一個例子，像上海市第三區棉紡業產業工會第八分會，中紡公司接收內外棉一二兩廠工會。

這工會的指導人，是總工會的楊先生。楊先生是工會前輩，在戰前曾在公共汽車職工工會內辦過事，手腕靈活，處事有方，應付大小事應，都是老成持重不慌不忙的。組織方面，完全採取民主的，一切公開。下面是一個組織系統表，我們一看，就可知道該會的情形了。



註：該廠因有四個大部門所以有會長四人。

對於會員方面，分爲兩種，就是基本會員和普通會員。

基本會員，須是積極的，爲工會幹事的：一、領導大家。二、訓練大家。三、教育大家。

普通會員：至少應具有信仰工會和擁護工會的熱心。

像這樣的一個工會，組織上可謂已趨於完美之境。

工會替工人也辦了不少事，但工會內部生活中尚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男女之間」，男女代表或組長，在開會或討論時，往往抱有一種「我是一個男」爲什麼要隨和地的意見」的思想，於是有一兩件是容易解決的事，因着這一點固執，會鬧成僵局。

有時「勞資之間」雙方諒解不夠，即不能使整個廠務與會務發展，常常會有勞方代表與廠方談判時，盛氣凌人，使廠方因顏面之攸關，竟能使一件能從調解上圓滿解決的問題，鬧成僵局，當然在廠方也有太堅持的地方的。

有時爲「戀愛關係」，一個男代表，如果他當他的愛人在身旁時，而和另一批的男代表們討論事務時，因爲要在她面前顯能，就會固執自己的提議和成見，不顧大局利害，一味推翻辯駁別人的提議，這樣就能使它的內部發生隔膜。

有時「誤解代表」，每當一個問題發生時，代表如果認爲這是不合法而不能去談判時，或談判而不能達到圓滿時，就會指斥辱罵代表什麼吃私，撈足等等，試想代表們下次再發生事體時，肯不肯盡心去做，盡心去談判嗎？

有時任用私人，以自己的職權，來任用私人，（指爲工會辦事的人而言），隨時隨地的監督別人，一發現他人的小過，即加以攻擊，毫不留情地，這樣對工會的前途，必然無利。

我們希望大家互相諒解，發展自我批評，檢討和克服這些弱點，使工會更好的前進！

## 網廠的織工和準備工

不論到滬東滬西閘北以及舊法租界的大小網廠裏，裏面的男工職工多數是嶺南東陽二處地方的人，有幾分竟完全是嶺南人或東陽人，所以他們有一種口號，叫做清一色，就是從廠長到工人，都是同鄉人。

大家爲了多賺幾個工錢而拼命地做，整整十二小時的當中，爬龍頭，換紆子，通絞棒，補倒頭，真真連撒尿都要打打算盤，因爲祇顧生產，空閒很少，所以他們無形中就缺少了情感聯絡。

準備工本地人和客幫人是差不少的數目，不過多數是女的，她們的工資是日給計算，工作比較空一點。廠方是明明曉得日給工人總免不了時間上的揩油，當然已在訂工資的時候，早除下了一筆「油錢」，準備工資比織工少的原因也就在這裏。

一般準備工就祇要聽着管理先生的眼睛，也就偷偷地互相研究點書報啦，談點時事啦，家務啦，大家的感情上自然間的密切起來，行動也就統一起來，無形中就結成爲一個有組織的團體，這是準備工的特點。（鳴）

甚麼叫做普選？

凡是到這一定年齡（一般國家規定是十八歲），除了被法院判決死刑和想精神病的人，不問財產、性別、宗教、職業和教育程度，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選舉的方式是用不記名的投票，就是說任誰代表誰的姓名，選舉票上並不寫人的直接投票的姓名。

# 二區水電業產業工會成立了

寧 恆

丹班路底法商汽車公司的新車間裏，被鮮豔的彩牌樓、花圈、立軸、鏡框裝扮得煥然一新；各工會代表、機關長官，各界來賓都喜氣洋洋的步入了這副整潔而廣大的會場。

法電工友更以狂熱的喜悅，來迎接他們自己的二區水電業產業工會的新生。

糾察員精神飽滿，巡視四周；招待員眉開眼笑，迎接來賓；千百個工友擠在會場的後面，沒有喧嚷與紛擾，有的是輕笑和低語。這種由於這個工會的優秀傳統（從北伐時代就產生一直到今天，雖然中間有時分散，有時集中，甚至在敵偽時代僅僅消極地存在着。從前工會的領袖徐阿梅至今還在大家的記憶中），造成今天的嚴密組織和工人本身的進步，博得了來賓的讚美和深刻印象。

## 生活知識

輕快的樂聲響起來了，它在歡迎着法電公司車務總管維也那、副總管麥西那以及司機間、車床間、引擎間等十餘位資方代表的光臨，法國人在微笑着，這好像表現了他們並不討厭工會，惟有和工人緊密的攜起手來，愛護和幫助工人的工

會，對於勞資雙方，才能得到良好的利益。值得欣喜與欽佩的，法電資方已逐步朝着這個方向做去；他幫助修建工會會所，添置設施，並且還按月支給工會補助費，這是值得每個開明的進步的資方應當效法的。

大會在主席朱俊欣的報告中開始。

社會局王專員，調解科長張振遠，總工會陸克明，市黨部王先青都相繼講話。

十幾個法國人亦一一被請上台去發表了演說，他們都希望勞資真誠合作，為市民造福，為國家服務。

來賓中除六大公用事業等工會代表熱烈祝賀外，更難得的是社會名流馬敘倫、沙千里和胡子嬰先生也代表來賓發表了演說。

馬老先生說：「工人在過去是處在資方壓迫下的奴隸，現在是自己起來做主人的時候了，在全國奮力爭取民主政治實現的浪潮中，工人也要滲入這一支洪流，來阻止反民主勢力的抬頭，來打擊法西斯殘餘份子的蠢動。……」

慨的語調更博得異常熱烈的大鼓掌：

「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親眼看見了上海工友們完成了一個空前偉大的任務，那時革命浪潮非常高漲，但是，上海還沒有國民革命軍來到，工人們感到時代的需要，本身的使命的重大，他們覺醒了，英勇的站起來，用他們的拳頭、熱血與頭顱，把上海的封建軍閥趕跑了，這偉大的任務的完成，表現着工人團結的力量是無可比擬的，是可以摧毀任何暴力的。」

在抗戰期間，送寒衣、救傷兵，工人更出錢出力，流血流汗，盡了最大的貢獻。

現在，擺着工友們面前的任務，是大家更廣泛更堅強的團結起來，努力爭取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的早日實現。——這些寶貴的意見深深地打入了工友們的心坎。

沙千里先生稱讚他們秩序良好，組織嚴密勞資融洽，是難能可貴的。他勉勵二區水電工會做一個榜樣，成一個先鋒，使各工會依照它的路走。同時他並說明政治不民主，工會一定會受很大的阻礙。國家能走上民主大道，工人能參加政治

，工會代表能出席參政會，工業部長由工人自己來做，這一天，是一定會來到的，但主要的還要靠工友們自己努力來爭取。

演詞完畢，中國國貨公司全人來了一段插曲，合唱：「游擊隊歌」和「反對內戰」等歌曲。

大會通過會章後，更發表了成立大會的宣言（附後）。

接着就是選舉開始。他們預先在二十日由各單位選出候選人，每三十個人中推選一個，今天他們印發了候選人名單，由一百幾十個代表中正式選舉理監事，理監事的人數也以各單位的人數多少而不同，共分車務、機務、職員三大部門，這種分開部門各選理監事是很合理的方法；因為工人和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根本是隔膜的陌生的，惟有選出熟知的工友來做理監事，才能真正代表大多數意見，為大家熱心服務。這個工會也才能百分之百得到全體會員的熱愛和擁護。

選舉在良好平靜的秩序中進行，經過二小時方始完畢。

最後用餘興和遊行，來結束了這個盛大的熱烈的典禮。

### 上海市第二區水電業產業工會成立大會宣言

今天應該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我們二區水電業產業工會經過一個不算短時期的艱苦奮鬥，終於能夠正式成立。

但是我們不要只從「成立大會」四字上瞭解，認為我們工會尚是初創，過去是沒有其歷史的；恰恰相反，早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我們的工會就誕生了。在這二十餘年來的過程中，為我們「法電」工人所熱愛的二區水電業產業工會早就以輝煌的一頁寫入了工人運動的史冊。它曾以偉大的愛國忠忱領導著工友們參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代的武裝起義；它曾以剛毅不屈堅決衛護工友們利益的大無畏姿態，創出了一「罷工五十七天」的壯舉；它曾以嚴峻的訓練培養出了我們「法電」的英傑領袖——徐阿梅同志！但是痛心的，在八年敵偽統治期中，我們工會所有的這一切光榮傳統都蒙受了殘酷的浩劫，我們工會癱瘓了，我們的英傑領袖——徐阿梅同志遭敵偽暗殺，爲了我們「法電」的工友們而壯烈犧牲了。

由於沒有忘記這個慘痛的秘密和決心衛護我們工會的光榮傳統，勝利後，我們幾個熱心積極的工友們就把從垂危中將工會挽救過來的艱巨責任，毫無猶豫的放在自己兩肩上了。從決心要把工會重建起來的那一天起，我們就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忘我的幹起來了。爲了使工

會工作能順利展開，我們曾有一個時期幾個人聚在一個亭子間中通宵達旦的工作，我們曾爲照顧工會而拋棄了家庭私事，我們曾因工會事務的過度辛勞而削弱了體格或加重了疾病，我們更曾爲了工友們的生活而毅然擱起改善待遇的旗幟。

今天，我們工會重又正式成立了，照理我們可以來輕鬆的透一口氣，來休息一下。但是，我們認爲事情尚在剛剛開始，責任並未終了，往後的路程是遙遠的，崎嶇的，需要更多努力更多奮鬥的！

現在，我們決定了幾個原則，作爲我們工會今後努力的總方向：

首先，工會既然是由全體工友們感覺切身需要所組織起來的，既然是由工友們出錢出力所堅決支持堅決衛護的，那末工會就應該切實做到是真正工友們自己的工會，我們不允許將工會去作少數人的利用工具，我們更不允許會外的人來干涉我們的工會，但是我們很歡迎外間予我們以正義的合作與援助。對於此項，勝利後，我們工會做得很好，但是還不夠，我們要求今後能做得更好，更切實，更進一步。

其次，在資方的印象中，認爲我們工會就是他們的敵人，以爲有了工會就沒有了老闆們的好處，因此對工會發生恐懼，害怕甚至阻止工友們組織工會，這或許可能是從前某些工會對待資方的不當措施

所造成的一個片面。但是主要原因，還是資方不瞭解工會的意義，不瞭解工會積極一方面起著發揚生產力鞏固勞資合作的偉大作用。因之我們要求資方能瞭解，即我們工人自己也應該力自檢束，不應將工會當作專門打擊老闆們的武器。雙方應該緊密攜起手來，彼此照顧雙方。因爲只有這樣，生產才能提高，老闆才能有利可圖，工會才能鞏固，工友生活才能保障。近幾月來，我們工會對此項做得也不錯，公司方面幫助我們工會修建了廁所，添置了設施，並按月支給了我們工會的補助費；我們工會也幫助公司方面整肅了服務人員的紀律，反鼓勵與促進了工友們的服務熱忱與效率。我們要求能更進一步的互助

### 工人們團結起來！

## 應該乘熱打鐵

(重慶通訊)

葉純靜

在這裏我願意記述一下在重慶工潮當中的一件工人鬥爭的事情。我爲什麼要把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的事情再重複一次呢？因爲這一次鬥爭，的確給予了我們工人不少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現在把它記述下來，很值得工友們參攷。

是去歲九月間在重慶近郊的李家沱——重慶的工業區，有一家新中工程公司，這家公司有二個廠一個設在重慶的江北黑石子，一個便設在李家沱。李家沱的廠是製造迫擊

合作，發展經濟得能更大的發展最後，我們認爲物價之所以不斷高漲，爲改善生活的工潮之所以此起彼伏連續發生，我們工人所全力所獲得在經濟上的勝利之所以會在物價高漲中很快消失，其原因都是在中國本身尚有毛病，因之我們勞工們要解決自己，應先把中國弄好，而我們也認爲只有勞動大眾一致起來的時候，中國才能弄好，而我們又認爲只有工會才能把勞動大眾的力量動員起來。因之我們要求工友們在自己工會的領導之下本建設起一個民主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吧！

上海市第二區水電業產業工會宣傳科印發  
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由引信的，男女工人一共有五六百人，四川籍的工人佔全廠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大多數工人都佔有社會的階級，平時言洪兩常常有些小衝突，衝突的原因是兩幫之間爭取領導權。因爲廠內工人的這種不合作的現象，廠方也就利用了工人本身這種缺點，對於工人更以大搞壓迫；別的廠增加了工資，這個廠却不加；別的廠有福利的設備，這個廠就沒有。因爲廠方清清楚楚地知道工人不團結是沒有什麼力量的。可

• 生活知照 •

是工人是不會永遠被欺騙和永遠錯誤下去的，他們很快的就覺醒了，很快的就看出了廠方利用工人本身不團結的漏洞而故意不改善工人的待遇。有一天，廠方無故開除了一個女工，引起了工人的不滿，經工人再三向廠方要求收回開除女工的命令，但未被廠方接受，便開始怠工，以至引起了罷工。在罷工當中，他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增加工資，收回這次無故開除女工的命令和今後不准無故開除工人等條約。

罷工延續了一個星期，他們的罷工的組織是嚴密的，馬上選出了代表，組織了一個維持罷工期間一切罷工紀律的機構，規定工人凡在罷工期間一律無故不准出廠，以免在外發生其他不利的事情；萬一有事要出廠，一定要向代表請假，經過代表的批准，持有代表批准的條子，才可以出去。大家都很能夠遵守這嚴格的紀律。而且他們非常愛戴代表，代表要是晚間有事出廠，他們就自動的要求另外一個代表允許他們跟着出去，遠遠的在暗中保護。過去他們之間的不滿，現在消除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致的要求，而在這種共同利益要求的大原則下，他們團結得像一塊鐵。他們靜靜地等候着代表們向廠方交涉。而代表們所交涉的條件都是經過羣衆所

決議的一切，每逢超出了決議的規定時，代表們却不敢私自答應而首先要向大家徵求同意。

李家沱是屬於巴縣管轄的，新中公司的這次罷工首先是由巴縣縣政府出面調解，政府的代表，是偏向廠方，強制工人簽字，未被工人接受。於是工人們就在當天的深夜裏開了一次會。決定步行到重慶去請願，在未出發之前，他們都能夠遵守着消息決不外傳，恐怕當地軍警會出來阻止。

黎明之前，天還有點黑的時候，代表們分頭向每一個宿舍中，悄悄地吧工人們推醒，他們像一支久經訓練過的軍隊一般，沒有驚動廠方和當地的軍警，他們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昏暗中，離開了李家沱向重慶進行，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代表們在暗中運轉。由李家沱到重慶須步行三十華里，要是當天回來，得步行六十里路，因為路很長，所以他們起得特別的早，走到半路上，太陽笑着已經落到他們的頭上了。他們不畏一切的困苦，執行了大家的請願決議，連平常請了病假的

女工這一次也非要求同去不可。當隊伍走出了李家沱，這些代表們馬上即參加到隊伍的中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他們深深地知道代表們如果不參加隊伍中，會被旁人

注意的，這是他們想出來的一個掩護代表的巧妙方法，免得別人說這次請願是誰領導的。他們的隊伍很整齊，女工走在前面，四個一排，一而大白旗飄在隊伍的前頭，別的人看到這支嚴肅而又整齊的隊伍不免感到驚異。在十二點的光景，才走到重慶，他們未曾過江，理由是被憲兵認為妨礙社會秩序而被阻在長江的南岸。

快到下午一點鐘了，社會部派人過江來了，答應他們，說明天派人到李家沱向廠方交涉。他們已經餓了半天，而他們來的熱情在社會部的冷淡之下感到不安。他們一致要求社會部來的專員說：『請你們把我們送回李家沱，我們自己不好意思回去了，因為我們請願毫無結果。』社會部的專員說：『未曾奉到送你們回去的命令，不能夠送你們回去。』於是便激起了工人們的憤怒，最後還是由中國勞動協會派來的人，同他們的隊伍步行到李家沱。在路上有一個工人說：『只有工人和真正熱心工運的朋友們，會真正的同情我們的。』他們對勞協派去的人，同他們一樣的步行幾十里路，而感到莫大的愉快。

經過幾次的談判，因為廠方感到工人的團結實在有力，而在雙方相讓之下，工人們終於相對的得到了勝利。

但復工之後工人們太大意了，他們不曾提防在他們勝利之後，緊跟着便是廠方破壞他們團結的最大陰謀。廠方在工人復工的半個月中，聘來了一位×統局的人來當工廠管理主任，這位管理主任先用收買的手段來收買不肯的工人，挑撥工人與工人之間的感情；其次再利用在青洪兩幫之間的不和來擴大他們的裂痕，去抵消工人們的力量。

工人本身認為鬥爭是勝利了，沒有馬上組織起來，情緒也就鬆懈下來了。廠方抓住了工人的這種鬆懈和大意的缺點，就儘量把他們之間的誤會擴大，以致引起了李家沱青洪兩幫的一次徒手大決鬥。一直鬧到今天為止，被收買的工人變成了一點的工人被通離開了工廠，不離廠的工人，也只有忍氣吞聲在廠內苟安生活。

這次鬥爭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實：就是在一個大的鬥爭中爭取了勝利之後，乘着大家的情緒還熱的時候，要馬上組織起來，用「乘熱打鐵」的方法組織起來；不然還是會失敗的。

# 特務現形記

柳青

三月十七日晚上六時半，中國文化投資公司

借呂班路震旦大學的禮堂，舉行第二次閱覽室讀者晚會。天氣在久雨之中，得到了暫時的靜止。

七時，震旦大學的大禮堂中，已經坐滿了攘攘擾擾的一羣男女青年。聲音異樣的嘈雜，帶着怪樣的笑聲和拍手聲，使人覺得空氣中有一股恐怖的情緒在交流，各人的心頭蒙上了一種不安的情緒，預感着會發生不幸的事件。

七時一刻，台上宣布開會，台下方才漸漸地靜下來。第一個節目，是胡風先生的演說。各人撇開了心上的不安情緒，專心靜聽。胡先生所講的是抗戰期間中大後方文藝運動的發展和方向，更指明了今後文藝的道路。胡先生大概也預感到今晚會發生恐怖的事件，在演說完畢後，就匆匆在熱烈的掌聲中離開了會場。

接着是文化投資公司的一個小工友，朗誦第十九期文萃中馬凡陀作的張百萬的一首詩。這個工友看上去去年齡很輕，似乎還不過十六七歲，但是却很老練，一口上海白，很扣人心弦，它博得了熱烈的掌聲。下面是文化投資公司中的職工們的歌唱：「你這個壞東西」，大概歌聲刺傷了壞東西的心胸，或許是壞東西們的神經過敏，以為歌聲是針對他們而唱，於是那時可以聽見「噓、噓」的聲音。唱完後，這種貧弱的「噓」聲，早在大家痛快的掌聲中壓低了下去，這表現了羣衆

的力量。

「現在我們要請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夫人——楊女士來演講！」

台下鼓起了空前的歡迎的掌聲，楊女士在掌聲中走到了台的中央掌聲還是久久不絕。章夫人操着一口流利清脆的國語，他說：「……中國現在已經從抗戰中解放出來，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提高為四強之一……現在離開勝利已有七個月，一切的政治都還沒有上軌道，國際上現在祇有三強之一，而沒有我們四強，人民在勝利後的興奮的情緒，已經變為消沉……章太太反叛的圖明今後民主的道路，和確定人生觀，建設真正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在演說完畢後的掌聲中，突然發出了一個咆哮。

「我們有幾個問題，要請楊女士答覆。」

接着顯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附和着怪樣的拍手聲，發生在會場的四週。空氣立刻緊張，攔開了的不安情緒，又立即復活起來。

「楊女士說，我們已經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是現在英國還沒有將香港九龍交還給中國，蘇聯霸佔了東山省，恢復了帝俄時代的政策（？）……」一個穿着青黑色的西服的人站在椅子上大聲的說。

立即有許多入發出了反對他搗亂會場的聲音：「今天是讀者晚會，不是時事辯論會。」

「我們要求答覆！」性極的聲音又起來了。「我們要求你們退出會場！」羣衆被迫發出憤恨、鄙視和憤怒的呼聲。

楊女士在混亂中離開了會場。特務擁上講台。胆小的，怕事的都溜了。秩序極度的混亂。台下無形中分為二個集團，互相喊着口號。

「請放出中國人的良心出來！」特務居然知道「良心」。

「打倒頑固反動的特務份子！」羣衆給他們的回答！

「退場！」特務胡鬧了！

「要求你們退出會場！」在無秩序狀態中！×君眼看在羣衆的集會中，竟有這種無恥，卑鄙的特務的搗亂，在民主的世紀中，竟還有這樣反民主，倒退的法西斯殘餘的蠢動。現實環境，激憤了他的心靈，立刻領導將近二十個的男女青年，跳上台去。在他的領導指揮之下，慷慨激昂的民主歌的歌聲，在台上響起來了。台下的羣衆，也立即被正義而迫出聲來，合唱着。台上台下合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的歌聲。

「你看各處民衆已動員起來，

你聽大眾要求民主的保障，

國共合作堅持統一的陣綫！

統一要團結反對退求進步！

我們要言論出版結社自由！……」

特務抱住了×君，這令他不敢唱，但是正義的憤怒，是不會在武力下威嚇下屈服的，反而加長了×君更有力更激昂的指揮。但是我們化了鐳化了光陰，來參加讀者晚會，無論如何，我們要使我們的晚會繼續開下去

於是晚會的負責人，努力叫各人壓制自己的情感，和維持秩序。在台上折衝的結果，是先讓那個最先發動站在椅子上吵鬧的傢伙，來說幾句話，然後再繼續開會。

他跑上台來，祇講了兩句話，台下就不滿地喊了出來。

「我們化了錢，不是來叫你們演說的！」

「搗亂份子，跑下來！」

他居然反嘴一口向台下說：「你們此地有搗亂份子！」

「我們要求民主！」特務居然也民主。

晚會負責人發表最民主的付表決方法，凡贊成他的演說時舉手，可是竟一個人也沒有舉手。

# 求業記

## 秋千

十二月六日下午，接到內地一個朋友來信，裏面還附着一封介紹信，他叫我收到信馬上上上海大西路X X廠見一個X X主任，趕快越好，遲了恐怕要調走。

當晚別的不急，只急的路費沒有着落，同妻一商量，也沒有得到辦法，她說，年關將到，誰肯借錢，最後還是妻好心腸，她說明天把耳上的一付金環賣了，再說，只要這次我能馬上做到事情，就好了。

第二天妻把一付耳環賣了七十萬個幣。

八日早上，東方才有些發白，我就匆匆由離上海五十華里的鄉下跑出來，十一點鐘光景，才找到了那家工廠。

起初我以為自己找錯了地方了，因為那家工廠的大門口，站着四個着虎皮背手槍的傢伙，

凡不贊成他的演說舉手，台下立刻舉起手來，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數。隨那個姓張的臉皮有多厚，也祇好漲紅着臉溜下台來。

民主歌的雄壯的歌聲又響起來了。

特務們東施效顰地大唱流亡三部曲。

但是流亡三部曲的磨啞的聲音，在雄壯激昂的民主歌歌聲中失去了聲音。特務們用敲椅子來助長自己的歌聲，現出了原形——十足流氓無賴的腔調。

晚會的負責人覺得今晚的會是不成了，就宣布散會。羣衆在歌聲中離開了會場，特務們還孤另另地站在大禮堂中。

他們都瞪出眼珠挺着胸，像四隻野獸似的站在那裏，使人見了有些心寒。我想我一定弄錯了，這種地方那裏是工廠，恐怕是一個牢獄或者什麼秘密得不可告人的地方吧？

我在離門口三丈遠的地方徘徊着，躊躇着，不敢走前一步。看看那屋子的建築，覺得自己的想法很對，屋子是水門汀造的三層洋房，上面的格子玻璃窗都緊緊地關閉着，屋子四周環繞着一條鋼骨水泥的圍牆，牆外還建了一排或半高的竹籬，……啊！這不是牢房是什麼？

但問問附近的商店，說這裏就是X X廠。最後我終於鼓足勇氣硬着頭皮走了過去，直到發現門上掛着X X廠的招牌，才算鬆了一口氣。

一個歪嘴的門警，把我領到一間叫總務股的檢查室裏。我拿出介紹信，問了姓石的主任，請

在門裏的一個高個子回答我X X主任只有在晚上到這裏來睡，白天他在楊樹浦X X廠辦公。這裏是滬西，楊樹浦在滬東，距離很遠，他叫我乘二次電車，再叫黃包車。

恐怕就誤時間，我敢也不吃就跳上電車，到楊樹浦已經二點鐘了，見了X X主任，問了我一些經歷，就叫我填一張職工登記表，然後他寫了一封信，叫我再趕到大西路總廠見人事股主任。

到了大西路總廠，剛才檢查室裏的那個高個子看了我的信之後，就把我交給一個茶房，茶房把我領到樓上的一間工作室裏，叫我在這裏等他的回音，不久他回來了，說主任已經出去，信已交給副主任，他正在給主任打電話。

當茶房第二次去了又回來時，告訴我明天下午再來，信與登記表已由副主任收下，叫我放心好了。

出來借了旅館，因為事情沒有辦妥，雖然一天沒有吃過東西，倒也一點不覺得餓，於是就上床睡覺了，但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心上好像吊了一塊石頭，非常沉重。……

九日午後十二點一刻，我已等在X X廠茶房的工作室裏了，二點半才見到那瘦瘦的姓張的人事股主任，當我說明來意後，他說沒有看到我的信，我說信是昨天下午由茶房交給副主任的，但他說副主任今天請假，我的事不能辦了，叫我明天早上再來。

我說我是特地從鄉下出來的，上海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吃住的都要花錢，住久了不能維持，可不可以請主任想別的辦法，給我一個可靠的答覆，否則我好暫時回鄉下去。可是他一句也沒有回答我，臉上帶着討厭不耐煩的表情，

擱了擱手，意思叫我馬上走。沒有法子，我只好悻悻地走出來。

十日早上七點鐘等到中午十二點，正主任副主任都沒有來，茶房說：「下午再來吧！」

走出廠門，我真的開始着急了，早上付了房錢，身上只剩壹百伍十元老法幣，我滿望着來了就能聽到回音，就趕回鄉下再作打算，但照現在的情形看來，今天又走不了，走不了住的吃的都要成問題……

買了一根油條與一只大餅，開始把它送進嘴裏，但我吃不出它是什麼味道，祇覺得這東西冷冰冰的，嚼起來有些泥屑似的感覺，我也不能知道自己是是否已經吃飽，腦中只有一個想頭，便是我已吃過中飯，希望現在就能見到那個主任，而聽到滿意的回音，那麼，一切都不算白費了。

「主任來了，現在你再等一等，今天五廠罷工，這時在人事股談判。」

剛進茶房的工作室，前天給我送信的那個茶房就向我報了這個消息。頓時，我的心覺得鬆鬆了很多，但事情却好像有意同我作難，等到四點半了，談判還沒有結束，太陽已經落在西邊的屋頂上，我的心又開始沉重了，而且快要被壓得窒息了……

五點○五分，我終於被傳進了人事股。

那時主任正在倒一瓶燙熱了的牛奶，我只好像一根木頭似的站在旁邊，大約過了五分鐘光景，主任仍舊自管自喝他的牛奶，彷彿根本沒有知道我已站在他旁邊，直到他喝完了最後的一滴牛奶，才開始死板板回轉頭來。

「喔！你來了。」就這樣簡單地說了一句，他又把頭轉了過去，從衣袋裏掏出手帕擦了擦嘴，再燃上一根香煙，才同坐在對面的副主任問：

「他昨天拿來的信？」

「我沒有知道。」副主任回答。

這可把我急死了，我馬上找了那送信的茶房來，茶房說這信是由副主任放在主任台上的，主任在台上找了一回，沒有找着，最後在抽屜內找了出來。

「喔！前天我塞在抽屜裏的。」這時副主任在覺悟似的說。

天啊！早這樣，我不要跑這末多冤枉路了。

主任拆開了信，看了又看，放進了抽出來又看，這樣幾次之後，才慢吞吞地說：

「你的事我已知道了，現在要請廠長批了才可決定，你就等我回音好了。」

我料不到聽到的回答還是一個「等」，再向他懇求一次吧？但想起了昨天那種情景，我連看他一眼的勇氣也沒有了。

我垂著頭，拖着疲倦的身體走出來，天已經黑下來了，回不了家，錢已花光，吃的住向……唉！

# 在寒風淒雨裏

郁壯

說是春天了，而吹來的却是反常的寒風，使人們微微地打抖。天陰沉沉的下着連綿細雨，它好像說明着半年多來人們陰沉苦痛底心。被沖洗過發光的柏油路，「吉普卡」「奧司汀」驕傲地瀟着水飛跑。被淋得像「水鳥鴉」的人力車夫，提着濕淋淋的腿在水中奔跑。

我走過雄偉的外白渡橋，望着霧濛濛的黃浦江，來往着船隻，它好像：在寒風雨雨中求生活的人們——掙扎前行。巖巖矗立在外白渡橋北的百老匯大廈，門口擠滿了好多衣服單薄不齊的人！他們拚命的想擠進去，却被高大的盟國兵趕出來！我好奇地竟停下來。

在嘈雜的亂聲中，我走前去問了近邊的兩個被趕出來的人。啊！原來他們是服侍那些盟友的西惠和出店們！爲着「生活不夠維持」要求「提高待遇」，被我們「大國民」的第一流盟友——美國少校經理指揮着憲兵趕出那大廈的。

我沒有勇氣也沒有臉站在那裏了，朦朧地又走回了一「吉普車」穿來穿去的白渡橋。風好像痛恨的在呼號，雨好似爲那些窘迫飢寒的人們在啼泣，黃浦江湧澎湃的浪潮，像在狂怒吶喊，這大自然的風、雨、潮、真好似代被趕逐出來的人們鳴不平。

次日的日報上，我猜想要爲這二百多個「大國民」被逐的事來呼籲不平了，出我意外的：祇輕描淡寫地略爲一提！還有幾種報紙簡直連「淡寫」也沒有！

回憶那班被逐窘迫無告的「大國民」，他們被人家剝去了暖衣，趕出了門外的那副哭告無門的飢寒相，我不相信這還在中國！這還在我們自己的市政府治下的上海，我壓不住胸際的憤怒，憤怒！

尖削殘酷的寒風，加勁地施高它的寒冷度，好多人被它冷得發抖，更有好多人被它冷得鍛強了筋骨！他們皆知道：這是春天前的反常的一霎那，每個被它冷得發抖的人，都在等待着晴朗快樂的春天！



# 職工運動大事記

(自三月十九日起三月廿五日止)

## 海上

★百貨業職工因資方對於決定書提出異議，請市政府再行仲裁，但至今並沒正式解決，

八日三千多職工上書市政府，催各從速仲裁，市府汪竹一先生接見各代表，答應將此事儘先辦理。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已在市府着手仲裁。

★司法人員要求改善待遇，已獲當局核准。

★上海醫療機械製造廠工人，幾次請求復工，沒有解決，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曾答應在十八日答覆，但到十八日仍因其他緣故沒法解決，職工們那靜坐在廠中，已經五晝夜了。四區機噐業產業工會曾送麵包給他們充飢；十九日職工們又向中央生物化學製藥實驗處請願，該處區長竟避不見面，並運用書面申斥他們無理由要求復工和維持生活的權利，工人們知道後，都很氣憤，決議如處方再事拖延，全體就要進行絕食，死守廠中。

★時裝業工潮維持已十多天了，雙方談判了七八次，勞方已將要求七項自動放棄五項，但磋商仍沒

有結果；十八日下午雙方代表廿多人在社會局進行談判，席間資方代表陸劍康與勞方王某一言不合，幾要動武，後經勸開才罷，後方秘書說：雙方各將營業收入列表送去考核再作決定，於是第一次調解又沒結果；十九日下午一點多點，勞方想召集職工向總工會請願，走到霞飛路新都服裝公司前，由職工方志洪進去邀集在店職工同去，這公司的經理不問情由拉上鐵門，將方一頓毒打，幸虧剛有一個軍官見狀不平，就喝令開門進去，將雙方交崗警帶到盧家灣分局，並拿出卡片一張，說明資方行兇；又職工到霞飛服裝公司時，經理林正人竟也如法泡製，相繼進局，訊問後已分別保釋。

★緬華絲線廠女工七人也為待遇事連日和資方代表英人愛門達談判，十八日下午由社會局調解，已成立協議。

★第三區染織工會職工二千多人，為要求調整待遇，十九日晨舉行遊行，並到社會局請願，社會局正在給他們調解中。又滬東大公染

廠勞資糾紛，廿五日已由四區染織業產業公會居間調解成立協定十二條。

★英美烟草公司職工四百多人，為要求復工，十九日曾到社會局請願，社會局已接受，答應給他們調解。

★滬西新華及章華第一二三毛絨紡織染廠工友四百多人，十九日晨七時半起全體怠工，原因是為了要求增加底薪至每日一元以上決裂所引起，下午元豐、實豐、大業、鴻發、南華、振豐一二廠、大光明、華綸、新久、美綸等共十五家也起聲援，提出同樣要求，雖經社會局折衝，雙方意見仍難接近，工潮有擴大的趨勢。

★本市滬浦局外勤員工為反對不平等待遇，十九日請求海員黨部向局方折衝，因為滬浦局技術人員底薪在二百元以上，另有食米五斗，而非技術人員沒有米貼，大家認為不合理，很表不滿。

★絲織業工人二月間提出加薪要求，半月多不得要領，各廠工人，十九日晨已紛紛怠工，經第二區職工會勸阻，就在當日下午二時復工。

又三區滬西美亞大成等織綢廠工人，在十一日上午九點多鐘，因資方拒絕談判，憤而怠工的約有一

千多人，職工會聽得，立即派員分頭勸導，就在十時後陸續復工。

★楊樹浦路英商祥泰鋸木廠職前職工一千多人，要求復工救濟條件五項，社會局原定十九日調解，但該廠經理史達費說：決將產業拍賣，不要營業了。

★楊樹浦路齊齊哈爾路仁豐染織廠失業工人約六百多人，二十日向資方提出確定開工日期及發給生活維持費等要求，並有二百多人已擁進廠去，請求資方答覆，情勢很嚴重，社會局已進行調解，使這糾紛早日解決，本市清潔工會代表曾帶了餅乾等食品去慰問。

★桂林路一百號美國陸軍運輸部中央分站工人一千四百人，廿一日晨十時又全體怠工。因為上次發給生工潮，雖經社會局調解規定底薪五十元到八十元，向照生活指數加津貼，不料資方以營業清淡為藉口，終續辭退工人數十名，並將代表沈義方開除，一面招募新工人二百多名，但宣佈無論新舊工人的底薪一律為五十五元，工人聽得，就向資方交涉，但毫無結果，才決定罷工，並請工會要求交涉，二十二日總工會派幹事楊俊會同社會局雲達秋前往調處，因美軍當局堅決表示，如過本星期六中午不去登記者，作為自動解職論，所以才成僵局。



廿五日起公和祥碼頭，虹口碼頭  
 貨運汽車部司機也響應起來，怠工  
 的工人有三千人，職工會向社會部  
 九 隨時派員，中美合作社及社會局請  
 願調解，但美軍主管人孔敏士上校  
 ，以美軍士兵自能駕駛，不予理睬  
 ，所以廿五日又向市政府及魏德選  
 將軍請願。

★龍華機場中國航空公司汽  
 車司機一百多人，水木匠漆匠銅匠  
 等三百五十多人，警員一百多人，  
 國要求調整待遇，發生怠工，經社  
 會局派趙子雲調解後，當局願念工  
 艱，允予調整，勞方復覺滿意，就  
 在廿一日一律復工，小部份雖還有  
 枝節，不難解決了。

★華成印鐵製罐廠工潮，經社  
 會局調解，已訂定簽字筆據，老工  
 友於四月一日起一律進廠復工。

★民生公司因虧本太大，全體  
 職工薪津也沒着落，實行怠工，職  
 工們推出代表三十多人分別在京、  
 滬、漢三地向社會人士呼籲。

★本市二十多家帆布織製廠二  
 百多工人，二十一日晨到社會局請  
 求提高待遇，據勞方說：他們因為  
 要求增加薪金，資方停止供給伙食  
 ，以致他們挨餓了八天。資方代表  
 四人在十二時到社會局後，就被工  
 人包圍，經局方的勸諭，工人才退  
 散，下午二時雙方談判仍沒成立。

二十二日經社會局代表與亭總工  
 會代表裴彬岩再度磋商，才獲解決  
 ，當由勞資雙方及三區染織業工會  
 總工會社會局代表簽訂筆據作證。

★針織業職工一千多人，在二  
 十一日下午二時到社會局推代表和  
 資方談判，不料資方代表不遵前晚  
 所訂的「君子協定」，沒人出席，  
 直等到夜裏八時，仍不肯散去，社  
 會局派李處長勸諭，工人不理，後  
 由吳局長親向工人保證，准第二日  
 給圓滿答覆，工人到八時半才散去  
 ，第二天經社會局再度調解，談判  
 已接近，當就可解決了。

★酒業業職工會籌備分會，金  
 錫老正典等八十一家職工一千多人  
 ，廿二日下午一時起一致怠工，酒  
 業業的糾紛老早就發生了，本月九  
 日起曾怠工，後因第二天八仙橋聚  
 興盛菜館的資方毆打職工李阿根，  
 事感就更擴大，十五日起，該幫全  
 體曾以聯合響應，提出條件七項，  
 主要為小販公開，資方提取不得超  
 過百分之十，按目前勞方僅得百分  
 之三十左右，且賬目不明。廿二日  
 晨十時，在社會局三次調解告決裂  
 ，後又由陸善慶出任調處，資方才  
 於廿四日在新東方三〇八號召集勞  
 方代表四十多人商討，但仍沒結果  
 ，二十五日仍在僵持中，資方一度  
 企圖自行和解，總號老正典代表割

解根曾表示願全盤接受勞方要求，  
 但其他各家不同意，勞方對自行調  
 解一節表示絕望，已正式向社會局  
 呈請調解。

★後方歸還失業工人二千多人  
 ，廿二日到社會局要求介紹工作及  
 救濟，社會局以為這不是本地工潮  
 事件，予以拒絕，工人聽了亂哄哄  
 起來，社會部駐滬特派員陸京士總  
 到，就趕到勸導工人先行散去，並  
 負責解決提出的要求。廿五日社會  
 局召集各有關機關商討辦法，決議  
 以後復工的工廠以百分之二十比  
 例錄用他們，在沒復工前，暫由善  
 後救濟總署撥款救濟，住所也由社  
 會局負責關一招待所容納他們。

★怡和啤酒廠失業工人要求復  
 工，廿二日張貼標語，並結隊到社  
 會局請願。

★英商電車公司失業工人要求  
 復工，廿二日社會局朱承若會同總  
 工會吳佩卿曾在社會局進行調解，  
 但還沒有解決。

★卡德路卡德池浴室，原係謝  
 逆葆生所設，勝利後由敵偽產業管  
 理局接收，對於工人相當優待，所  
 以從沒發生糾紛事件。但自上月由  
 謝逆兒子承包後，對於內部職工，  
 漸漸苛刻，工人向工會提出要求，  
 經工會四次派員調處，都遭閉門羹  
 ，致引起全體工人的憤慨，廿三日

下午一律服務，照常招待顧客，但  
 不收分文，其他浴室職工紛紛派代  
 表向他們慰問，表示願作援助，廿  
 四日已激成全體同業工人的憤怒，  
 致又有辣斐德路清泉等四浴室相繼  
 響應，也不收顧客浴費。二十五日  
 晨，新泉池及西門浴室職工一百多  
 人，同到社會局請願，由張科長接  
 見，定廿六日公開調解。又另有關  
 湯和虹橋二浴室職工，日前也一度  
 怠工，要求四六拆帳，二飯一粥，  
 資方立即談判，迅速接受，所以二  
 小時後就復工了。

★第三區水電業產業工會，二  
 十四日下午一時在重慶南路法商水  
 電公司舉行成立大會，並選舉理監  
 事。

★重慶新聞界因物價  
 高漲工資低微，已向資  
 方集體請求調整待遇，  
 同時舉行怠工，有好幾  
 天各報出版時間都在十一點多鐘。

★重慶大渡口某鋼廠工人，因  
 要求改善待遇，實行罷工，不料資  
 方請了大批軍隊來，宣佈戒嚴，並  
 令工人派代表和資方進行談判，口  
 裏雖說保障他們安全，但仍有好幾  
 人被捉去，於是工人舉行示威運動  
 ，軍警就上前彈壓，並向工人開槍  
 ，工人死了四人，傷了八人；工廠  
 起因，據說是由於資方不進行行政院  
 命令增加工資百分之十而惹起的



# 趕快組織通

## 訊小組

編者

三月十日，我們召集了一次工友通訊員座談會，當時有許多朋友告訴說

有了題材寫不出，或者寫出來不好。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召集那次會，討論組織通訊小組的事。所謂通訊小組，就是由各工廠各部門的通訊員，把自己周圍的，喜歡學習寫作的朋友（而且不一定要識字，這在下面解釋）聯絡起來，設為一個小組，能夠定出一個時間，常常碰頭，等組織好了，寫信通知本刊，我們就會派人來當諸位的忙，教你們寫作的方法，替你們修改東西和做其它一切能力所及的事情。

通訊小組，必須在最短的時期內成立起來！不但要成立，而且希望要很快的發展，擴大，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對於通訊員本身講，可以常常有機會討論寫作的技巧和別的種種學習上的問題，對於本刊講，可以源源得到來稿，充實內容。再說得開些，對於整個的文化界講，中國將有一批嶄新的，真正的勞工大眾來寫自己的生活，那將完全是真實的，親切的，通俗的東西。把各部門的生活，把深深地理藏在大多數人民心裏的話寫出來，說不定，我們這是一個廣泛熱烈的通訊運動的開始呢！

許多工友們，對於寫文章，往往存着懼怕的心裏，認為那是另一種人——文人的行業。是的，要寫得像大作家們一樣好，都是很難的，但我

們現在所希望的却並不這樣，我們只要把自己的生活說出來——這就好像平時談天，說故事或講某一個人的經歷。工友之中，不是就有許多善於講故事，講笑話的嗎？他們如果有了甚麼悲痛的遭遇，或快樂事情，向同伴們訴說的時候，同伴們就被他的言語所吸引了，他講到悲哀，同伴們也感到悲哀，他講到快樂，同伴們也跟着快樂。如果把他所講的話，用文字記錄下來，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作品了嗎？

這樣說來，寫作並不困難，所以我說，即使不識字的人，如果他有興趣，也能夠學習創作，因為他也有生活，也有感情，也有喜怒哀樂，他心裏有話要說，如果別人把他的話記錄下來，不就是他的作品嗎？

事實上，人類遠在沒有文字之前，早已有了高度的文學和藝術，就是現在鄉間的許多民歌、民謠、故事、傳說、俗語等等，也都是不識字的人所創造出來的，人民口頭會說，會唱，但並不一定會寫，然而他們說出來的東西仍舊是很美的。

蘇聯就有一位著名的詩人，他做了許多詩，但他自己却並不識字，他的詩都是從嘴巴裏說出來的。

學習寫作並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我們應該打破這種懼怕的心理，這是一塊阻擋文化發展的絆腳石！

當然，我們初學寫作的人所寫的東西是不成熟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正像幾位通訊員在那天的座談會上所說，連自己看看也惹氣。不過，這不要緊，我們可以組織通訊小組，大家互相討論，磋商，本刊可以派人來幫助，或更有信心，一

步步自然會好起來的。

寫文章固然另有一種專門寫文章的作家，但我們的勞苦大眾的生活却仍舊需要勞苦大眾自己來寫，作家們躲在亭子間裏，天天寫呀寫的，對於實際生活不了解，所以反而寫不出人民大眾的感情來，即使寫出來，也是隔靴搔癢。所以，真正能說出人民大眾心裏的話，能夠寫出人民大眾的生活來的，還是我們自己。

把上面幾點意見綜合起來是：

- 趕快組織通訊小組！
- 打破懼怕寫作的心裏！
- 請不識字的人也來學習寫作！
- 能夠寫的人應該多寫！
- 寫不好不要嘆氣！

最近，我們需要關於工資問題的稿子，請各廠各業通訊員把這方面的材料，盡量寫出來。要舉出具體的數目字和年月。

為了幫助大家收集材料，我們姑且定出一個大綱，供給各位參考；但如有更多的材料，可不必受大綱的限制。

- 一、工資的計算方法：如計件、計時、底薪計算辦法等。
- 二、工資的等級：自最低至最高級，最好將職員廠長等包括在內。
- 三、勝利前後工資變動的經過。
- 四、工資例外情形：升工、獎金、罰扣、停工等辦法。
- 五、加薪的辦法。

除了用記敘體來寫之外，如果用詩詞的手法以工資問題為中心，寫出一個鬥爭的故事，也很歡迎。



# 滬西工人的聯誼晚會

張三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日子。時間是在晚上七點鐘，正是大人先生們在燈紅酒綠下，倚香偎翠的時候。

地點在滬西一隅的一座整脚的小學校裏。

人數不到一百人，全是滬西工人，有男的，有女的。

X X X

上樓，抹角，轉灣，跨進門，狹窄的課室，早給工人們擁滿了。

在主席的宣佈之下，正式的開始了。

嘻笑，談話，一種無名的交響曲，立刻沉寂了下去，誰說工人們不懂秩序。

那個做主席的工人開口了

「我們舉行這個晚會的目的，是要聯絡滬西工友們之間的情感，同時，我們借這個晚會的機會，大家來快活一下，調劑調劑我們的生活！」

說得是頭頭是道，真不錯

接着他又說：

「這個晚會完全是我們工人自己弄出來的，希望以後能夠經常的舉行！」

接着是一個工廠的代表，被工人們硬拖出來，說了幾句，但是他在掌聲中退下的時候，却順手拿了一塊糖（是預備做茶點的，放在講台上）丟到了嘴裏，並且還做了一個鬼臉。

「不可以！」一個女工說：「你要吃糖，也請到上來講二句！」那個代表說。

說得大家哄笑起來。正在大家哄笑的時候，來了一個工人夜校的教師。

X X X

「請胡老師演講！」一個工人提議。

「我贊成！」

春雷似的掌聲，迫得那個教師上了講台。

「我沒有準備！」

「不要客氣！」

那教師便講下去了，他首先指出，工人們在勝利之後，有了工會的組織，有組織才有力量，這種力量在上海幾次工潮中充分的表現出來，所以他說要工人們團結起來，生出更大的力量。

同時，他又報告了一件當天保衛團鎗殺工人的事件，他指出了上海工人與工人之間團結還不夠。他說：要預防這樣的事件再度發生，只有團結起來，彼此必須取得密切的聯繫。

「完了，說得很不好，請大家原諒！」

那教師太客氣了，這機好的演說，還說不好，真叫我們工人慚愧死了，我們得好好的學習。

X X X

「現在開始節目，第一，是琵琶獨奏！」在主席的報告之下，一個工友拖着琵琶走上來了，他坐在台子後面的矮凳子上。

「看不見！坐在矮凳子上！」

「對！」

反正大家是工人，根本也沒有什麼顧忌，那工友就坐到矮凳子上，奏了一只「三六」，手指的靈活，和那聲音的仰揚，贏得無數的掌聲，要不是在這個地方的話，誰都會把他當作彈詞專家看待呢！

他奏完了「三六」，在工人們再度要求之下，又和另一位工友來了一個琵琶二胡合奏。

嘻嘻哈哈的笑聲，給這二種樂器合奏的聲音壓低了下去，工人們都沉醉在樂聲中。

X X X  
獨腳戲！

大家鼓掌了，實在的，工人們看戲劇的機會真太少了，今天才能在工人自己晚會上看到，真太高興了，掌聲也來得特別響亮。

那個做獨腳戲的人跑出來，他說：

「我現在來做一段樓上君子裏的夏律師，他替做賊的包三辯護，像現在律師替漢奸辯護一樣！」

他做出很動人的動作，學作戲中人的口吻說：「包三哪，是包公的後代，我們看在包公的份上，應當把他宣判無罪。我這樣一說哪，他們全都笑起來了，先是這兒笑，後來是這兒笑，後來又是這兒笑，又是那兒笑，到後來，連得老爺也

